

正確教育 我們的孩子



0140

工人出版社

正確教育我們的孩子

龔 權 譯

工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編入本書的十篇文章，是從蘇聯“勞動報”和“女工”雜誌上選出來的。這些文章生動地說明職工應該怎樣正確教育自己的孩子，注意在家庭中培養子女熱愛勞動、熱愛集體、忠誠老實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而不應該採取錯誤的教育方法。

正確教育我們的孩子 題 權 謂

工人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市西城布胡同三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名：2461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44,000字 印數：2 印數：1—30,000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60）一角九分

目 錄

教育子女要從他們的幼年開始.....	伏爾科娃	1
談對孩子不合理的疼愛.....	布林科夫	7
談對孩子合理的要求.....	布林科夫	14
培養孩子熱愛勞動.....	貝契尼科娃	20
培養小學生在家庭中自覺地遵守紀律.....	莫諾松	26
培養忠誠老實的品質.....	鮑第列夫	32
論良好的品行.....	格莫爾曼	38
父母的威信.....	謝爾格葉娃	44
應當處罰孩子嗎？.....	潘菲洛娃	50
小學生在家庭裏.....	布林科夫	55

教育子女要從他們的幼年開始

伏爾科娃

孩子出生後就應該注意對他進行教育。有些人認為孩子們的缺點和壞脾氣會隨着年齡的增加而自行消失，這種看法是十分錯誤的。

孩子自己並不會教育自己，他需要旁人去教育。如果父母不去教育，那末不管父母願意與否，孩子就會受別人的影響。這些偶然的影響會產生完全意想不到的、往往是惡劣的後果。

不論孩子在家或是送進了託兒所或幼兒園，為了教育孩子，就都要進行細緻而經常的工作。每個教養孩子的人都有過愉快和幸福的時刻，也有過憂愁和錯誤。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各式各樣的：對孩子的教育疏忽大意，過分寵愛自己的孩子，或者相反，對孩子過分嚴厲，缺乏教育孩子的知識和經驗。孩子是家庭中的獨子，也時常是發生錯誤的原因。

教育子女最重要的條件是父母的人格——他們的公民面貌和道德面貌、他們與孩子往來和使孩子執行自己要求的本領。如果父母要求孩子如何如何，而自己的行為却是另外一個樣子，自己表現得不誠懇、粗魯、貪婪、懶惰或散漫，這無疑會妨礙對孩子的教育。

父母向孩子提出要求時態度堅決，可以幫助對孩子進行正確的教育。但這只能是提出孩子力能勝任的要求。有一個母親因為有客人要來訪，便吩咐五歲的奧麗亞好好守規矩，不許亂

跑，也不許吵鬧。客人來了，大家坐着談話，奧麗亞誰也不去打擾。但是過一會兒，她就問媽媽：“我能稍微跳跳嗎？”顯然，要她一動也不動是呆不久的。她的母親便准許她去跳跳。這樣做是對的。

另一家，大人在開飯的時候把一碟剛上市的楊莓果端來放在桌上。大家開始吃飯了，只有四歲的男孩坐着，不肯拿起匙來喝湯，眼睛老盯着楊莓果。一餐飯就此吃得不太愉快。可見有些事對大人或是對大孩子說來是件簡單的事，而對小孩子說來却常常是力所不及的事。

對孩子提出合理的要求，並且大人有把握使孩子辦到這些要求，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合理的要求是教育孩子的重要手段，如果父母能夠運用它，那末他們就比較容易得到好的效果。但是，實際生活中却往往不是這樣的。

醫生來給一個六歲的女孩看病。女孩對母親說：“你不要勸我，說什麼我也不給他檢查。”於是便要起脾氣來了。女孩只不過有些感冒，父親、母親和祖母就寸步不離的侍候她。大人們不但不幫助醫生檢查孩子，反而遷就她的脾氣。這一件事，就本身而論已經是不好的了，何況還會成爲她今後不聽話和任性的起因。

父母如果因爲孩子有病而完全順從他的脾氣，甚至不提出最起碼的要求，這就犯了錯誤了。有一家有一對雙生子，女孩叫卡佳，男孩叫巴甫立克，男孩從三歲起就犯支氣管喘息。但是，母親在對雙生子的教育中並沒有什麼兩樣。在家裏，大家都不太注意男孩的病，而孩子也把自己當作健康人一樣，不需要什麼特殊照顧。

大人的要求不一致會造成很大的困難，有時甚至會造成錯誤。譬如說，家庭中的一個人嚴格禁止孩子坐在窗台上，而另一

個人却允許坐或者對這件事抱着無所謂的態度，它的結局就是：孩子就不再聽大人的話了。這樣就養成了不聽話的習慣，這一習慣越久就越難改掉。

大人在對孩子的教育上有時是疏忽大意的，這首先表現對孩子缺乏有系統的教育辦法。只要孩子一礙事就干涉他，責備他，嚴格地禁止他做某件事情，但到後來自己却忘記了。在這種情況下，孩子最容易受到壞影響。

有些人認為孩子的性格和品行決定於他天生的特點，因而對他教育的可能性似乎是有限的。這種觀點是十分錯誤的。每個父親和母親都必須知道，教育的力量是無限的，而子女將來成爲怎樣一個人是決定於父母的。如果孩子現在已經有缺點，這就是說，大人在教育中有了某些疏忽，因此必須立刻加以糾正。

大概每個人都知道，如果孩子從出生後就訓練他適應於一定的規則，例如，非必需時不抱在手上，按時餵奶和安排他睡覺，那末他漸漸就會習慣於這些，在一般的情況下很少會給父母添麻煩。最好是防止缺點產生，但如果已經產生，那就應該在一開頭就把它消除。

六歲的伊拉非常害怕一個人到黑屋子裏去。母親很生她的氣，非要她去那兒不行。這使伊拉哭起來了。母親不懂得她爲什麼這樣害怕。後來才弄明白，伊拉被哥哥嚇着了，因爲哥哥鬧着玩在晚間把她關在屋子裏，事先還給她講了些可怕的事情。於是母親就開始耐心地使伊拉不害怕黑暗。她首先不再因此而責備她。母親同伊拉談談，和她一起到那黑屋子去幾次，設法常常在白天派她獨自到那裏去，後來在晚上派她去，而且對這些顯得若無其事的樣子。女孩的害怕心理漸漸消失了。如果母親不及時注意到這個問題，那末要克服這一害怕心理就會更加困難些。

父母如果對學前兒童個性的形成，尤其對他們缺點的糾正想拖到他們長大一些後再管，那就犯了很大的錯誤，而且往往是不可補救的錯誤。他們說道：“有什麼可要求他的呢，他還小，等到他進了學校就會學好的。”但是真等到孩子上學的時候，大人們就會感覺到要改正過去對他教育中的過錯是十分困難的。

寧可在孩子幼小的時候多費點神教育他，甚至寧可爲了克服他的固執脾氣和不聽話的態度而受些苦惱和不愉快，省得等到孩子入學後，對他顯著的缺點無能爲力。孩子要求什麼，就給他辦到什麼，順着他的脾氣，這對母親說來總是比拒絕孩子的要求（哪怕這拒絕是有理由的）來得容易些。但是如果一次又一次遷就孩子，就會使孩子養成一種習慣，使他感到只要耍耍脾氣或流幾滴眼淚就能達到願望。相反地，如果從小就以始終一貫的態度對待孩子，那末以後對他的要求就比較容易辦到。

譬如，孩子要拿鬧鐘來“看看”。大人禁止他說：“你會打壞的，你會弄壞的。”他堅持要看，大人就應諾了。下一次他拿鬧鐘玩已是合法的了。到最後，鬧鐘到底給弄壞了，於是大人就責罰孩子。這種責罰難道是公平的嗎？明明是大人自己給孩子造成弄壞鬧鐘的機會的。而最主要的是，父母的話和禁止的事情已經失去了威信。

父母對孩子過分的寵愛和不合理的溺愛會使孩子嬌生慣養，會使他成爲自私自利的人。但是，過分的嚴厲對學前兒童也是有害的，會造成他懼怕父母，使他束手束腳，缺乏坦白直率和愉快活潑的精神，會使他感到壓抑，甚至會養成他胆怯或喜歡奉承討好的壞習慣。

父母如使小孩脫離他同等年齡小朋友的社會，那對小孩的教育會帶來很大的害處。在與小朋友的相處中，孩子的個性能得到充分的發展：這時他自然而然地會克制自己的願望，去照顧

其他小孩的利益；會表現出他的創造性；會養成過集體生活的習慣。小朋友們好的榜樣自然而然地會互相模仿。學前兒童會互相幫助，培養起互助友愛的品質。然而重要的是，不要使孩子們任其所為，大人們應當與他們交往，引導他們，指點他們做有益而有趣的遊戲。應該注意，要使遊戲中沒有一個孩子由於他動作緩慢、不靈活或不善於衛護自己而總是受欺侮，總是輪不上當有趣的角色或者乾脆受排擠。但是，大人一般不要干與孩子們的爭吵，而應該讓孩子有自己堅持自己的利益和自己衛護自己的機會，因為這樣能培養他們的自立精神和毅力。

許多人認為，當孩子還幼小的時候，用不着去培養他勞動的習慣。這種觀點是十分不對的。正應該從小就使孩子做好所交給他的力能勝任的工作，並且很努力地去做。當他遞給父親一本書或遞給母親鑰匙時，當他自己穿衣和洗手時，他就培養起最簡單的勞動習慣。然後，漸漸再把複雜的事情交給他。五、六歲的小學生一定應該有一些工作，而且要經常做好，例如，在大人的指導下澆花，幫助收拾屋子——擺椅子、抹灰塵等等。

孩子能和大人在一起勞動是特別有意義的事情。父親劈柴，小孩子就可以一塊塊地遞給他，或者把劈好的柴片堆在一起。讓孩子參加一件共同的有益的事情，就會使他培養起一種責任感，因為給他所做的事情並不是故意想出來的，而是在生活中很重要的。這種看來似乎是微小的工作，但却鍛鍊了他的體力：他在露天做着必要的動作，一會兒彎腰，一會兒挺身。此外，孩子還看到了父親的榜樣，看到了父親的勞動和靈巧的動作。這不會平平白白地過去的，這會使孩子竭力想“像爸爸”一樣地工作。孩子與大人的接觸也是很重要的。在工作的時候，他們可以談話，可以在事情的進程中評定自己的工作，要是父母懂得勞動在教育中的意義，就經常會找到機會（不是生硬地，也不是

矯揉造作地)去吸引孩子從事力所能及的勞動，如澆菜園子、開飯、收拾書本和東西等。所有這一切都能漸漸培養孩子熱愛勞動和善於工作。

家庭在教孩子正確地說話方面，可能要花不少精力。小孩聽大人怎麼交談以及怎麼和他說話，於是就摹仿他們，當父母聽到孩子說出最初的字句時，總是很高興的，認為這是懂事的開始。對孩子們說話時一定要說得很正確，不要說文理不通的話，也決不要用“孩子的”發音說話，這樣會加深錯誤。在和孩子交往或遊玩的時候，應該注意豐富他的語言。大人經常和孩子談周圍的事情、談新的印象、談玩具和圖畫是有助於這點的。

給孩子講故事和讀書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不用給學前兒童買很多的書。要好好地利用書：和他一起細細看每一張畫片，不用急急忙忙把書讀完，要加以講解，過一兩天後，可以再把它看讀一遍。大人要教孩子懂得愛護書本，當心地翻書頁，不折書角，只用乾淨的手拿書，看完後把書放回原處。

父母要使孩子在入學前有所準備，要注意使孩子在上學前一直有事可做，而不是無所事事。畫圖畫、搭積木、堆沙土、玩棋牌、看畫講故事、向大人學唱歌和朗誦詩等等，都能培養出聚精會神、埋頭苦幹、專心致意的習慣，這是有助於入學準備的。如果在家庭裏的基本生活內容是勞動，如果家庭裏充滿了和諧的氣氛，那末永遠會有許多愉快、樂趣和歡笑，這對孩子的全面發展也是很重要的。

愛孩子，關心他的健康和物質生活……這對孩子都是必需的。但是，父母的最主要的責任是關心對孩子的教育。如果大人不關心對孩子的教育，將來就會造成不良的後果，到那時候再糾正就麻煩多了，而且也往往是太晚了。

(原載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蘇聯“勞動報”)

談對孩子不合理的疼愛

布林科夫

阿歷克剛一進屋，他的媽媽伊諾欽基耶芙娜便長嘆了一聲，無力地坐在椅子上。

“你這兩天到底在什麼地方呢？”她微弱地問道。

“在什麼地方？”阿歷克若無其事地回答說。“在奧萊什金家，在費加那裏。他前天對我說：‘下課後一起坐車到他姨媽家去玩，明天是星期日，那裏要放鴿子’。所以我便去了。”

“但是，你總得先回家來告訴一下啊。”媽媽說。

“你明明知道我們是在七點二十分下課的。得趕緊走才行。要是我還回家來一趟，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到那裏呢？”

母親等他的兒子——一個高個子寬肩膀的少年，九年級的學生——說完後，畏畏縮縮地想反駁。但是阿歷克生氣地說：

“我又不小了，我無須什麼事都要請示報告。你這套訓誡我厭煩透了！”

阿歷克的父親尼古拉·伊里奇是個少校工程師，一九四三年在前線犧牲了。他母親不得不在沒有父親的幫助下，和祖母一起來教養當時才五歲的小男孩。伊諾欽基耶芙娜學的是化學，現在在一家製茶廠裏當試味員。她和祖母把全副精力都花在她們的小寶貝身上，她們自己什麼都可以不要，只要孩子穿上綢襯衫、細呢子上衣，只要孩子有黃皮鞋，有深色的和淺色的短靴子，有上等紋皮的長靴子。

孩子的每句話都會引起母親和祖母的歡欣。她們甚至在阿歷克在場時就忍不住地要談到阿歷克說過些什麼，怎樣說的。

一天，祖母當阿歷克的面對母親說：“對了，你走了以後，阿歷克就說：媽媽最愛我，我要什麼，全都給辦到。”

“啊，我親愛的！”母親感動地說。“對極了，全都給辦到，一切都爲了你，我的寶貝，我的小乖乖……”

阿歷克一天天地感覺到在家裏他是中心人物，其他人的興趣都是服從於他這個“寶貝”和“小乖乖”的。當家裏來了客人，阿歷克就成了客人注意的中心。他朗誦詩，大家都鼓掌稱讚他，吻他。母親和祖母對孩子的誇獎是永遠也沒有够的。因此，如果客人有時沒有注意阿歷克，或是沒有談論他，阿歷克竟會感到難過。

阿歷克上學了。三、四年級前一切都算好，但後來功課越來越壞，母親的話越來越不聽，母親的勸告也越來越不理睬。而他的媽媽又不敢向兒子提出要求，怕自己的寵兒難過。

伊諾欽基耶芙娜的那套自以爲合乎理想的“教育方法”產生了什麼後果呢？後果是很苦的。當阿歷克長到十七歲的時候，母親和一切與這個少年有接觸的人，都看出了阿歷克是個懶漢，是個自私自利和毫無禮貌的人。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事實告訴我們：伊諾欽基耶芙娜的這套教育方法是極爲普遍的，而且也都得到了同樣的結果。讓我們來更詳細地談談形成類似情況的原因吧。

伊諾欽基耶芙娜教育方法的基礎，是一種深厚的但同時又是盲目的、不合理的疼愛。母親和祖母把自己的感情表露在溺愛孩子上，完全不讓他勞動，縱容他的一切壞脾氣。當然，沒有愛是不能很好地教育孩子的，只有怪人才不愛孩子。做父母的對孩子原本就有一種深厚的愛，可是這種感情在表露時必須有

理性。

小孩子在吃飯時，有時不願先吃湯，而會要求先吃蜜果。如果大人說不行，小孩子就會又叫喚、又辛酸地啼哭。這時好心腸的母親受不住了，便對孩子的固執脾氣作了讓步。這也許是一件不值得一談的小事吧？不，絕對不是。在對孩子進行教育方面，這件小事却有不小的影響，因為這樣就會使小孩子懂得，只要撒嬌，他的任何願望都能實現，父母所說的“不行”兩字沒有多大意義，還不及他的撒嬌有力量。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情一再重複就會漸漸養成習慣，漸漸形成對一定的事物採取一定的態度。

所以說在教育工作中是沒有小事的。一個讓步，再加上另一個讓步，就會使孩子的一些不正確的想法、習慣和態度牢固起來。如果母親或祖母盲目地疼愛，不願使孩子“難過”，在飯前給了他甜點心，當然可以解脫了聽到小孩子大哭大喊的“煩惱”，可以安靜些，可是這樣做就給孩子帶來了精神上的和生理上的損害。

真正疼愛孩子，並不等於不能與孩子衝突。當然，家庭教育的方法越正確，發生衝突的原由就越少。但是，如果衝突還是發生，那末解決這些衝突的指導原則，不是去考慮會不會使孩子難過，而是去考慮解決的方法對孩子有益還是有害……

阿歷克上學的第一個冬天，幾乎每天都是由祖母接送的，她還給阿歷克拿書包。起初阿歷克很不高興，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大孩子了，他想要大家都看見他是個學生，他希望自己拿着珍貴的書包，驕傲地抬着頭走到學校去。但是喜愛他的祖母却對她的孫兒說，你還要用功一天呢，而我給你拿書包一點也不費力。

過了幾個月，阿歷克已經熟悉去學校的道路，他開始一個人

去上學了。但那時候他就覺得書包十分沉重，並且還得用手拿着它，多麼不方便！就這樣給孩子養成了一種壞習慣，以後又不得不費力去糾正。

書包總算是由阿歷克自己拿了，但是家裏一切事情都不用他去關心。大人不僅沒有使他養成關心別人的習慣，甚至沒有使他養成關心自己的習慣。而勞動，對於他說來，更是件生疏的事情。這說明，在上學前不讓一個孩子擔負他能力所及的勞動，結果就會使他變成一個笨拙的、需要人照顧的人，不會發揮自己的力量，不會解決越來越複雜的任務。這種孩子不能正確地估計自己的能力。通常，要末就是因誇口而去做複雜的事情，結果半途而廢；要末就是漸漸變成一個胆小而缺乏自信的人，或是認為自己是一個什麼都無能為力的人。

同時，這種孩子面皮老又不懂得約束自己，他會不斷地向大人提出各式各樣的要求，而且越來越堅持自己的要求。他想不花費什麼氣力就得到一切現成的東西。最後，他就成了一個懶漢，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一個既沒有意志力又沒有責任感的人。

如果認為我們不贊成對待孩子要溫柔體貼，那就錯了。恰恰相反，缺乏溫柔體貼，而用生硬冰冷的態度來對待孩子，就一定會在孩子與大人之間築起一堵牆。但是什麼才是合理的溫柔體貼呢？它應該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溫柔體貼應該表現在對待孩子的需求上。這裏所指的需求當然不僅僅是給孩子買些學習用品和書本。不是的，孩子的需求是很廣泛的。譬如，他問你：為什麼電流不會電死歇在電線上的小鳥，為什麼落日是紅的，什麼叫做康拜因機……

傾聽孩子所提出的問題，用簡單明瞭的方法，認真而又熱心地解答他的問題，這就是用良好的態度對待孩子的一種表現。

孩子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在和小朋友們交往的時候，在學

習和遊玩的時候，都需要幫助。父母應該知道自己孩子的生活情況，父母應當成為孩子可靠的支持者和忠實的朋友。對待孩子的溫柔體貼，應當表現在關心孩子的一切事情上。在和孩子有着熱烈的友誼時，千萬不能忘記這種友誼必須對進行教育有益處，這種友誼並不單純是小孩和大人間交往的一種愉快，而是促使小孩在精神上成長的一種方法。

友誼不應該變成毫無規矩。有時父母會忘記這點，讓孩子直呼他們的姓名，允許孩子在父母面前說粗話，譬如，有些父母認為孩子說“我爸爸是個小伙子”也沒有什麼。顯而易見，大人與孩子的關係中如果有了這樣一種成分，那末這種關係就再也不會起什麼教育作用了。

對孩子的熱愛和體貼應該有機地與對孩子提出可行的要求相結合。蘇聯卓越的教育家馬卡連柯說道：“要盡量尊重孩子並且要盡量向孩子提出堅決的、明確的和公開的要求：應當這樣做或那樣做。”

自然，只有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可能性和興趣的時候，只有在明確進行教育的目的和方法的時候，才能提出要求。如果不是這樣，便會提不出合理的要求來。譬如，有一個母親要求一個九年級學生一從學校回來就立刻坐下做功課。她事先沒有和教師商量過，所以提出了這種不合理的要求。本來，放學後應該讓孩子先吃飯，玩上兩個鐘點，最好是在戶外遊玩，然後再做課外作業。另外有一家，父親禁止九歲的女兒和她最好的朋友——鄰居的女兒來往，只是因為兩家的大人拌了嘴。這兩個女孩子為這事情受到很大的痛苦，有時還會看到她們流淚，但是父母却

認為孩子很無聊。

由此可見，只有在教育意義上有效用的要求才是合理的要
求，而且這種要求一經提出，孩子必須執行。在執行中大人的監
督和幫助也是必需的。

……每次當學校通知開家長會議時，伊諾欽基耶芙娜都感
到沉重和惶恐。在十二月的會議上，阿歷克是討論的對象，因為
他所得的兩分“打破了紀錄”。在二月會議上，他也是會議的主
角，因為他和他的朋友們佈置了埋伏，當年幼的同學走過時，要
他們付“買路錢”，如果每個人不給五十個戈比，就要噏一頓老
拳。

阿歷克可悲的聲譽愈來愈響亮。怎麼辦呢？他要什麼就有
什麼，但他為什麼學習得這樣不好，表現得這樣糟糕呢？

於是伊諾欽基耶芙娜回憶起了自己的童年。但她算有過童
年嗎？六歲起她就得照顧弟弟，後來學習了兩個冬季，又後來在
女裁縫家做了四年跑腿的。只有到一九一七年後，她的命運才
有顯著的改變。她悲傷地回憶起自己的愁苦的童年，因而她想
給自己孩子幸福。但結果是什麼呢？過去，她夢想自己的兒子
將來是個高大、有力、善良、溫柔、愛勞動和謙遜的人。

而現在，阿歷克離母親的這個理想還很遙遠。尤其令人痛
心的是：他不是一年比一年好，而是更壞、更粗魯、更放蕩。“但
願他能上完十年級”——母親已不敢有更多的奢望。上完中學，
這是每個年輕的蘇聯人最簡單、最平常的事情，但對阿歷克，却
是一個大胆的幻想。

母親說，她現在對阿歷克已經不起什麼作用了，影響他，要

他學習得好些——這已經是她辦不到的事了。但是有學校，有教師，有青年團組織，有校長，他們也許能够以集體的力量使阿歷克勉強地得到一張畢業證書吧。

但這是張什麼畢業證書呢？

蘇維埃社會不得不去補上家庭所疏漏的東西。阿歷克的真正的畢業證書還有待於將來。

〔原載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蘇聯“勞動報”〕